

路史全本

十七

發揮

リ 8
2217
17



門 8 伊
號 2217
卷 17



重訂路史發揮目次

宋 廬陵 羅 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六

堯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煬帝水戲

貢瀆非不善

各史

路史六卷目次

辨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戶口

關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伐桀升陝辯

湯遜解 許繇在四岳中

小人勿用

路史絕筆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必輯 仁和 吳和基

雲間 陳了龍 閱 嘉興 汪繼昌

堯舜用人

全訂

堯舜皆聖人也。其為治則既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為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不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俞一出。諸已。有其舉之。莫成廢也。未嘗一言以疑其臣下。舉

天下之歸
象其德百
官之歸象
其徵顯現
以來天下
之歸因其
地百官之
號曰其事
比人人之
大畧也

之之私與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急莫急於用人也
而二帝之用人矣太異也或曰堯不遠舜故每疑其
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此臯陶之所以謂帝難之
斯亦安矣夫堯舜之為治豈容心於間哉亦善為應
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
而不然爾且臯陶之所以難之者非不之知也堯自
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
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一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

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曰不知人則何以得
之於舜乎唯堯能不自信而舜唯不自任不自信故
謀之人而參之已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故
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炤之精而遂問使疑其下
曷以得人而亦何以為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錄
已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反覆備至然四凶在
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說者
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譽者

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以抑元凱。則克明。俊
德爲虛言。長蛇四凶。則百姓昭明。爲妄語矣。聖人豈
徒言邪。蓋呂僕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
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爲恥。而行父以擅去之爲
專。故借是以爲釋爾。乃若堯舜之爲。固皆以垂法於
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固
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之
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俊不盡舉。不足以

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不
足損其猷。是故知而不舉。猶以訓後世之審官也。不
足病其治。是故知而不去。將以訓後世之御姦也。而
舜也。起微出側。以立人極。苟不盡明於黜陟。則不足
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於百揆。則八元八凱。不得
而不舉。賓於四門。則流放竄殛。不得而不行。是故昔
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人。昔不去而今去
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而不然者。雖然

凶去俊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以安。此其宜也。俊不舉。凶不去。玉石雜糅而天下亦治。萬物亦安。又何邪。成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凶。亦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凶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內。而猷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舜固已有心爲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險相濟者。若邪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凶。

而舉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時矣。豈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皆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難。舜居山澤之中。退藏於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之矣。及一朝而達之天下。則材者爲我用。不材者自裁去。事至而應物來。而各以故。不_レ凡席而得其情。如矣。俟於反覆。難疑。而後用。哉。況其所用稷契之倫。皆出申命。故或僉舉有不待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人

其果難知邪。其人竟也。唯堯而後與之合也。桀邪。唯桀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也。人君唯去其如桀者而就其堯者。則奚患乎不知堯與桀也。固嘗言之。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非有甚患也。特患乎人不我諫爾。納之與否。唯君人之爲之。至於知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也。萬事畢矣。堯舜之所以治。繇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爲者。也得其理則無不易。違其理則無不難。方鴻水之爲患也。堯求有以治之者。可謂急矣。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其理不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欠也。方水未也。豈有餘子。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地上。爾及其既火。又非其欠也。道之得其理。而遂行於

黃西壁曰龍門上下河行于山如壺口雷首梁岐諸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後變遷之患夫任以下河治出峻以就平則則之為二大任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漬則

地中也。孟子曰：智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一之道也。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瀚。川原為一。吾不知畚重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為神聖之事，非人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唯誕之說行矣。為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丹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

播之而為九江之徑。源曰徒駭。禹復開八河以殺其怒。故曰禹不與水爭地。

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唯學者疑之。始吾於此。益亦嘗疑之矣。於是書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為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始之於冀。次之充青徐。而終於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益以禹貢之所叙九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襄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

必上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予乃屏衆傳
攝伯禹之書而復之。曰營子畫於九州之火而不得
其說。則復稽之九川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也。於
是退而求之。冀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
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天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
方興之時。而畚耜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愆之。虞蓋別
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
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

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於
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
居。後事不愆矣。子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禹曰予隨
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
可導哉。曰。冀山者。冀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
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
亦自北而南也。冀沂及岐。河之始功也。至於王屋濟
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

按黃河九
曲其說出
河圖終家
今錄于此
河道崑崙
山名地首

上為權勢
星一曲也
東流千里
至規共山
各地勢上
為距樓星
二曲也
南千里至
精石山名
地肩上為
別符星三
曲也
千里入隴
首間抵龍
門首名地
根上為營

山也。漢自嶠冢江起汝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
之火而不可見乎。濬畝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
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
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
於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治其源。洛止於
豫。渭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蓋河
一治而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
甚者矣。淮次於漢。次於江。江次於濟。此小大之別

壁星四曲
也。南溫干
里抵龍首
至卷重山
名地明上
為卷石星
五曲也。東
流貫砥柱
觸淤流山
名地。上
為相星以
運七政六
曲也。西距
卷重山千
里東至雄
會名地神

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楊。顧河之
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
則荆楊為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
於徐。而治楊荆者先於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
唯自上而之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兗青徐則無
山。事不愆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鴻既平之後。分
別疆界。陂其餘浸。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叙爾。以故
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於王所。而九

上為紀星
七曲也東
流至太岷
山名地脈
上為輔星
八曲也東
流過絳水
千里至大
陸名地脈
上為虛星
九曲也元
學士帶昂
雷河源志
黃河九折
胡地有二
折益乞兒

川之叙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爾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未後於渭洛若夫涇則小而附於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渠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於渠山之尾斯可見矣竊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

馬出反必
赤里也禹
貢源河白
積石以此
參考之終
系河象友
河源志与
禹貢一一
皆合
孫月峯曰
尚論古事
要在草句
之外如禹
貢一書因
貢賦而次
序伯水其

終於雍徐克梁荆往來經畧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為耨也因苗而為教絲之治水唯知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逸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汨於下而五俱廢上帝震怒不昇洪範北疇至於極死禹乃嗣興從而導之九疇乃錫九疇者出於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若也是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

先改難易
固未嘗悉
也若必以
沿水之次
乃尔則附
會武衛豈
特東西皆
河本末倒
置哉

任智鑿於間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繇禹而來唯
商都河埜時或墊圯。然而遇圯輒遷故訖無大害。春
秋之際。山崩地震。变故畢。倘然而獨茂河患。則禹之
功施於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
者。而一河之患。訖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効逆而
已。崇其防而廬其上。此何見歟。夫又安知鯨禹之所
以為功哉。興利之。臣何至殘民而與水爭尺寸。以盛
涯壩之鬼。歟。子論治水之。叙愴禹之功。傷乎世之用

鑿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歎之

陳卧子曰。禹之盡力溝洫。此禹之治水之理勢也。
按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
遂謂之不行。又曰。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凡行
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
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僥。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
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一大曲。百里一小曲。
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反是

則漢鴻臚。破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頽在山。非止為喻。蓋桔槔。斗。古有為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為机事也。○賈誼新書。大禹環河而漁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纁齒。以為民先。別河而漁。九峽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跋通醜本。灑酒。義取。澄清。

煬帝水戲

隋煬帝蒙眊輕媮。不脩政事。荒于嬉戲。大業間。初學士杜寶常脩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巳會群臣於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鱸銜籙出翠嫺之水。以授黃帝。黃帝禱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以授倉頡。堯與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圖。赤龍載籙。出河授堯。龍馬銜中赤文。出河授舜。堯

舜觀於河渚。值五老人。未告帝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舜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授禹。舞而八河。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源。禹從之。治禹鑿龍門。疏九河。濟江而黃龍負舟。女夷倉水使者。於是。以山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舜禮。榮光暮河。其類凡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

迭進爲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聖賢爲戲。不亡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籍也。至於徹則徹之而已。先王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為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為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

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歲以為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碩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善。烏可以是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觀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歲多取。不為虐。豈君子之言哉。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氏雖曰定貢。蓋亦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為亦助哉。黃帝之時。八家為井。故十利

得一為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為亦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於堯禹。而入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堯禹。而入於貉。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唯貢則有末世不善之弊。而禹不能逆變於未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善。而固不能專用於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

按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耒周禮以歲時合招三日以治稼穡鄭司農曰耒里宰治慶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

而事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內用貢。稅夫而無公田。視年之上下以為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治野。詩云雨我公田。而周禮遂人與耒里宰歲時令耒於耒旅師聚野之耒粟。故耒為助。唯助為有公田。此則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以土均。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用貢也。唯其稅畝而用賦。則助之贖已久矣。此孟子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

亦街彈究今之申明亭也。耒音助取義尤列備參之

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侯之為助也。夫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俾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內外異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籍言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為正。而顛達之徒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授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沉菑未遠。九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耒。又者。人功未足以盡

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汝。歷。商。周。
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是。則。其。法。之。略。於。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
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
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其。半。
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賈。公。彥。
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爲。言。謂。夏。

按不易之
地。歲。可
種。是。爲。上
田。一。易。之
地。丹。歲。一
種。丹。易。之
地。三。歲。一
種。下。田。也。

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甸。百。畝。而。荒。百。畝。則。二。
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
地。甸。百。畝。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七。
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
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方。之。稅。常。輕。而。
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
豈。理。也。哉。夫。又。豈。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
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畝。則。遂。人。

之上地田百畝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則遂人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畝。而萊倍也。是何周地益治。乃多下地而夏商之世。反無也邪。況乃遂人上地。加萊五十。則既異於其說。反覆無據。則更以為司徒主鄙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萊。司徒三易高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夏據一易。固有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什一。而載師

陳明卿曰
其實什一
一句亦是
的確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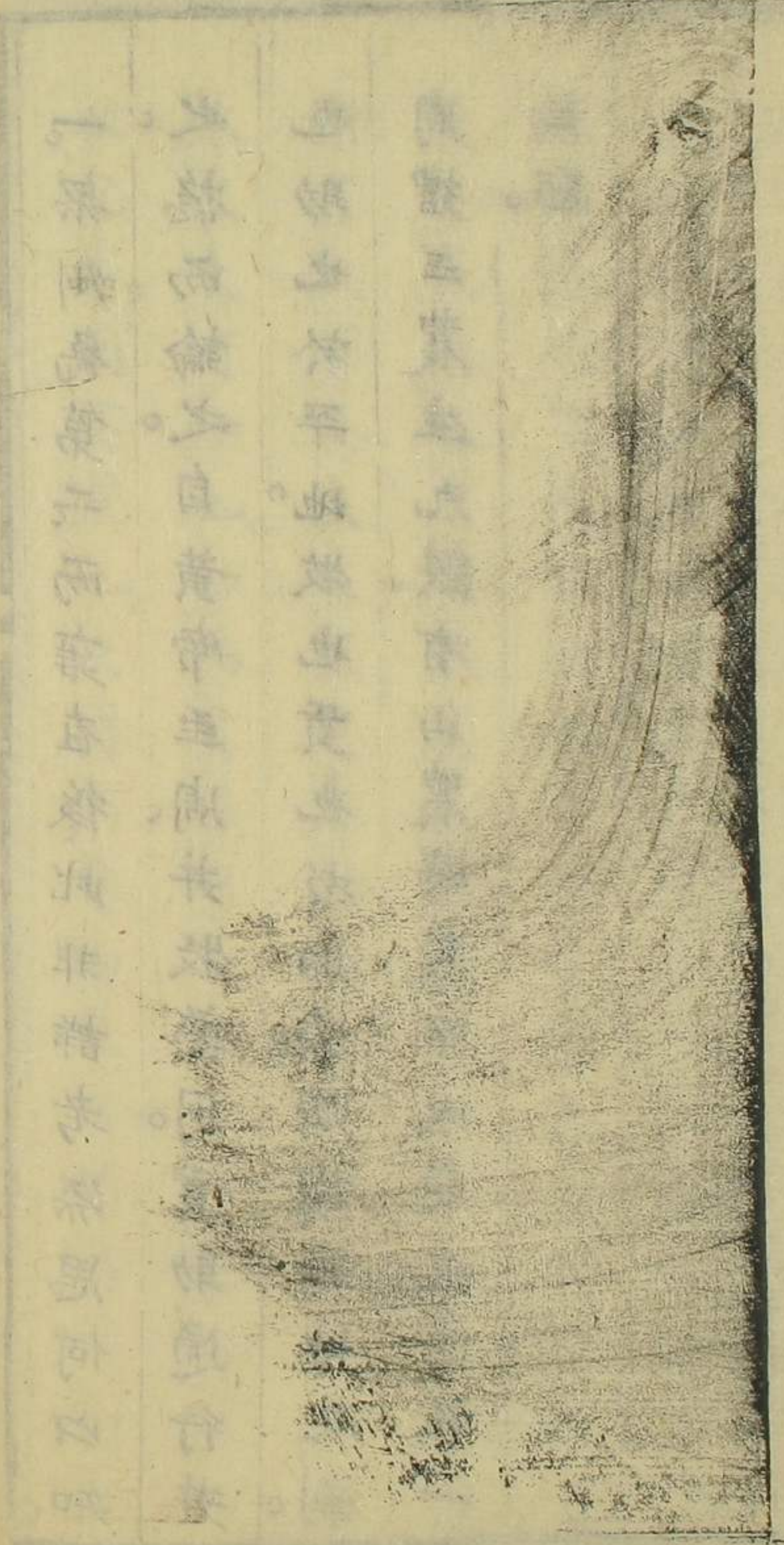
之征復而一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出飲法。則歲以為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蓋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它時歲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哉。唯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它等之時者。

此其所以爲弊而不全歟。唯昔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糴之法。是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謂太宗皇帝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日取無鹽曰頭雀目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吾故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而不善哉。

楊升菴曰：朱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爲七十，自七十增爲百畝。田里疆界都令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惠嘗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楊子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琨云：井牧始於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隼隰也。韋昭云：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井，則井

田始於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考夏小正。三農服於公田。繇此觀之。雖夏亦助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或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行沃則井之。阜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為第

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揔而論之。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於平地。牧也。貢也。於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是也。可執一論邪。



辨塗山伯益

古往之專學士之言。十失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于巴渝。又起祠於陸渾。會於塗山。而建碣於鍾離。復指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啓於箕陰。請章陳之渾。

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國。誤矣。蕪鶚演義辨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豪川。皆置禹廟。四者文字音義所云。龜山古國。禹娶之地。然以宣之。當塗為是。益謬矣。夫巴東縣。塗山巫山也。以其近江。禹生之地。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鯀治水。尤非詳紀注。

蓋八載而後鴻水平。鴻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

陳臥子曰
千古以下
人計千古
以上事如
今日明日
爾才智通
透空伯仲
乎班馬

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蓋數年矣。方其
作州也。實始冀克。冀克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
娶於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於徐揚之下。故四日而
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舜受禪時。禹纔十
餘歲。又二十餘年。
而娶。故呂不韋云。三十娶于塗山。夫禹之仕。不在子
舜攝之初。亦不接于鯀殛之日。其去殛鯀也。遠矣。十
歲非能治水之時也。穎達更謂舜攝
之年。九州治畢。尤踈妄。茲詳紀中。昔吳伐越。隳會
稽。得專車之骨。使而聞諸孔子。孔子以為防風氏之
骨。禹致群神於會稽。所然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

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
禹之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所以誅之。
則會之塗。為會稽之塗明矣。地名改易。最為煩亂。今
宜州南陵之東南有故
當塗城。及禹墟記。皆以當塗山之名。應氏以為禹娶
塗山矣。國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於湖縣。成帝肯
以江址之當塗。流人在于湖者。僑立當塗縣。屬淮南
晉州郡志云。愍懷之亂。琅邪王濬出鎮楊州。因渡江
南。卜金陵。二大業。衣冠禮樂。郡邑之名。並隨渡江。徙
址地。當塗。休江南。自東晉始也。封禹二山。皆在湖州
武。堯之諸臣。惟彭。錢。臯。陶。伯益。為最壽。臯陶年百有
六。而伯益逾二百。然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烏有所

謂避。故者乎。臯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及禹受
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遠。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
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
十。始及禹之受禪。且攷于書。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
惟臯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謨
止。于輔佐。而禹之不終。遜之也。此孟子之失。凡此之
類。書之則不勝。書辨之則有不足辨者。聊引其彙。觸
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
孟子乃以為人子之怨大者何哉。夫既以為人子之
有怨。則是詩不得為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
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
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
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
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惟怨

茅鹿門曰
辭之怨慕
致其親愛
之情可謂

極矣。惟孟
子善言怨
字性路史
善看怨字

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杼之。則其志不能以自
見。而為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杼而合乎義。是亦聖
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高子所以謂之
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為人
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繇其傳。其怨豈得為愈疏
乎。且凱風亦非人為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
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為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
夫曰刺幽。則其義已該矣。而說者以為子之怨父。不

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傳而已。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
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為王國子。正謂繼母
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
王之廢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臼而殺之。故
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甫
領嗣妻之愆。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登也。曹子
建惡鳥論示。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取弟伯封
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于田。見

伯奇為烏伯勞因體其妻斯固弗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為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譏我獨于懼。豈其傳之言哉。嗚嗚周道。鞠為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鍾伯敬曰。訓詞深厚。詩人立言之長也。即一小弁三百可觸。○揚升庵曰。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我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

夏氏戶口

戶口之登耗。非必為國盛衰。然昔之覘國者。必以民人衆寡為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戶口為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相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為一家。省刑役。薄賦歛。所以懷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愛養萬民。歲終登籍。則王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

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自公侯達民止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侯之國猶千二百。桓公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鼎沸，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蓋以身而為累矣。已則又曰：戒躬不閑，遑恤我後。則復以家而為累矣。如此則奚望乎人之蕃息也。自時厥後，戰國縱橫，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旁驪

山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亦四十萬。餘如十萬數萬者，五七萬莫可殫紀。然如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鷙，斬殺無藝。漢初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逮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奢黷武，末年海內虛耗泰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高。置校籍官，約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隨氏平陳

有戶僅四百萬。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

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恣荒淫。

首營洛邑，月沒丁二百萬，蕞洛穿淮，引沁通涿，還築

長城，率逾百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太半，倍之

大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北史云：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

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達于河，自汲引河達于淮。唐氏承之，正觀末

年，戶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人戶

僅比于隨。乾元三年，戶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

六。時一百九十六州，課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肅宗即位，較戶籍，祿山一亂，損戶五百餘萬。五年之間，三又失其二矣。所

以然者，徒內以一楊太真，外一李林甫爾。成難敗易。

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唐志開元二十八年，戶亦止八

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獨通鑑言天寶初，天下奏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口五千二百八

十八萬。亦載唐戶九百六十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為

有據。乾元三年，按天寶損戶五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

三。當是時，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平使有其半，亦七其半矣。以此按之，通典為實，僅少七百。然唐志言成

天寶戶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又少十萬。則知歷代最數無非大約。方永徽中天下進戶多。上問戶部高履行。隋唐戶因奏大業八百餘萬。今戶三百餘萬。及開元大蝗。戶口逃散。始用宇文融檢括。招携才得八十餘萬。自代宗之時。戶部戶最二百九十餘萬。稍復生息。口千六百。至元和初。合方鎮戶才百四十有四萬。奈何憲宗弗之戒恤。動兵倍割。閩越之俗。乃至計產而育。民迫餒饑。往往相食。嗚呼。氏之生肅代德憲間。可謂真不辜矣。郭子儀請罷兵于前。獨孤及請息疲于後。而聽者蔑或聞生齒之虧。全孫橫

歛。李勃每為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求。草木自生。自死于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必衰。有成必毀。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祿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戶。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間。戶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二年。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各史
卷之六
二十一

永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
 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世紀元始戶一
 千二百二十三萬永壽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我宋
 寶元之元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編年
 三百一十萬寶訓一千慶曆二年乃至千三百三十
 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嘉祐三年一千八百一十二萬五千
 萬七千六百有四十五百八十見長編六年增三十
 六萬五千五百九至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
 客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乃至一千
 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二熙寧十年至千
 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元豐二年千三
 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呂祖謙

百九十萬

此曾鞏大祖皇帝總序

何獨不之見哉

仁宗皇帝讀真宗正

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問侍臣天下民籍
 漏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脩院檢閱前漢以來戶口
 上之國家首繼五季哀殘太祖皇帝初年州一百一
 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
 三木手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
 五百有十四泊章聖天禧間戶已八百六十七萬七千
 六百七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恪
 取諸道見在官戶口增耗為州外降未幾罷在漢
 長吏以戶最課故州縣希音難逃瘦蔽多以容而為
 主若為增者故伏無忌記每帝之即位戶口墜撮之
 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較則固其大畧者

孝平以來。莽眉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桓而後。中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殆于無生哉。嘗竊竊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浚促者比戶籍于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雖云堯代水土初平。民戶未息。然塗山之會。贊者萬國。不以侯伯曷有甫千口。而可國者。民財用在天地之間。亦血氣之

周于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平陳。不三年而戶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為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已瓦解不可復。故朝廷雖極富而郡縣以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已至困。民之膏血今日已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魏太和間。民苦戶調。至更相隱冒。三五十家而共一戶。楊炎括隱戶。輒四四百萬。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匿戶。羨田一歲之間。至收八百萬畝。而止民之力亦盡。戶最何得而視為寶。若古先王與民為生。後世不能

與之為生。則聽其自為生亦已矣。又從服若之。征科
日來。疾視培歛。苟不至貧。盛潰敗者不已。此無以為
一者。所以于是亦輕用其生于。垂亡隕絕之餘。疾視
其上。而無依依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者。豈惟民之
罪哉。昔簡子為保鄆。而尹鐸捐戶數以寬民。及韓魏
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為襄子。一旦
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之民。養之既至。教之又悉。而
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為太平氓。代
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不能保臣民
何為保王哉。

陳師子曰
數言歲多
少古今疑
案以妄臆
穿鑿支離
古事則此
言又洗雪
古今多以
疑案矣。

關龍逢

桀討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傳疑。何至妄為之說哉。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為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也。是豈溢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為諫瑤臺。新序則以為諫酒池。然其為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為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為

拘之。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孰爲信邪。夫其說曰。桀觀炮烙于瑤臺。顧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攻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凶。而不自知其凶。請就炮烙。使吾觀汝凶。以知我之不凶。逢乃歌曰。休

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凶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凶。吾乃凶矣。以爲妖言。遂殺之。夫危石春冰。言之不倫。顧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攻之書。則對之行。不聞其爲桀也。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引鈎申索。握鐵添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池。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

鍾伯敬曰
篆類相通
釋者曰互
文耳豈笑
紂之事輒
同類共記
將紂紂六
所謂互人
矣。

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豈
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為夜等事。紂
為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外紀用此王
文云既牛飲
則必席食矣。若地在中庭。非長夜矣。車行酒則非池
矣。騎行矣。則非林矣。殆傾酒地上。有深如池。樹肉林
中。盜人取食。戲走其中。故云裸逐。言無節度。爾昔周
公告康叔以紂用酒。期于悉極。無是說也。使果引鈞
伸索倒拽九牛。此但力尔。夫吞珠紹吏一事也。韓子
何預于止而為至惡邪。
以為伍員。國事以為張丑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
以為杜宣。晉史以為樂廣之客。抱甕出灌一事也。莊

子以為漢陰丈人說苑以為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
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寒且作襦。韓康伯也。
別傳則云張蕪海為長者。太史公謂渤海守于宣帝。
褚生以為北海守于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
長于陳元。謝丞書以為陽遂亭長于羊元。挑土梗語。
戰國策謂蘊秦于李兌。史記謂蘇代于孟嘗君。體衰
石。有熊渠繇基李廣之異。獻壽藥。有荆王燕王漢武
之殊。而獻空籠亦有淳于髡蔡無澤之不同。流傳轉

妄莫可為紀。新序楚熊筭見寢石以為虎射之沒衛

寢石以為兒射之飲羽漢書西京雜記則以為李廣

鮑昭古詩注則又謂景公造弓矢石梁飲羽戰國策

有獻不死藥于謝王中射士奪而食之王欲殺士對

曰若殺臣是死藥矣遂不殺漢武內傳則以為東方

朔帝欲殺之云云類說則云有語不死之藥于燕王

人既死尚求其藥○國事蔡無澤獻鵠于齊中途失

之以空筓獻而君厚待之以至芻說稗官此類尤煩

一以為淳于髡于楚王

如廣異記玄恠錄俱有妻箏投果之言。記言開元中

道李厭而歸仕至大理後謂張子饌之而李妻持箏

不敢言投以林擒至歸猶在錄則謂王恭伯謂裴湛

見其妻持箏逸史仙傳拾遺俱有筓侯為婿之事。史

投以朱李

為廬李二生拾遺以為崔宇過薛肇

筓侯上書天際識歸舟二句同也。而集異記章侍

御華山遇老翁引見諸祖姑及阿婆等乃逸史揚越

公六代孫事乃若爛柯流紅鷓女等事說各不一大

抵文人說士喜相倣撰以悅流俗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則插前摸古甘隨人後而不自病其妄也。爛柯事

則云王質入信都石室山遇童子棊東陽等記則云

鼓琴而歌異苑廣異記等則謂有入山者見二老僂

蒲挂鞭看之俄鞭爛鞍朽○流紅事乃盧渥見雲溪

各

卷之六

三

桀紂者特類于此。昔祖伊始謫于紂也。惟曰淫戲自
絕而已。及武王數之。斯涉剖賢矣。忠剔孕。斯已甚矣。
而史傳復有醢鬼脯鄂之文。六韜更出剗心等三十
有七章焉。故子贛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甚也。史記
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呂春秋亦
謂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之。以禮諸侯于廟。鬼侯者
九侯也。而淮南子以為醢九侯之女。俎梅伯之體。春
秋繁露云。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殺梅伯以
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則非殺鬼侯矣。外紀云。九
侯入女于紂。女不喜。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而
不勝。遂出。世台嘗言之。楊善母。過辭柳惡母。過飾

揚善而過辭。則人弗信。抑惡而過飾。則人弗戒。夏桀
之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嬖。嬉一事。足以亡矣。說者又何
必過為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冊書云。桀
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
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
植杜槁而罇裂。容臺搖而掩覆。群犬獯而入淵。豕銜
蓐而席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蜃炭。內閤而
不歌。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田無

立苗路無沙瀆。金積折廉。璧罷無理。豈非過甚之言乎。老子云世之將喪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于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推意而壞常邪人論而陰謀骨肉疎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罷無贏穀龜無腹箸韓嬰詩傳更謂糟丘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于三衢。衆言殺亂。蓋曰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後世庸君僻主多為不義。聞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于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敢盡信也。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

公伐桀升陟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
 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于間哉。應天順人。
 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在
 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又出其西南。河曲
 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
 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于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

公伐桀升陟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
 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于間哉。應天順人。
 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在
 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又出其西南。河曲
 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
 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于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

此仁人之師也。夫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餉，以出于陬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倫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于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于升陬見之矣。而孔安國乃以為升道自陬，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罷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慙德，罷人不意，而何以為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邪其不然必也。夫罷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

孫月峯曰：凡掠地潛師者，自予以征伐之名，而不知適獲穿窬之實。春秋嚴字之案，未有如此之深切著用。

書嚴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銳士，秦人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于詐譎，而况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之，其職責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不副矣。于是興師以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

陳明卿曰
主上務仁
義臣下急
名兵家
正之異

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彙可乘彼不
知倫我則乘之用兵之道期于取勝而已它匪計也
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方天
所贊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
守區區之仁義果敗于泓湯之所以繇陟蓋出此道
斯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
子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尅日乃為戰不
為掩蔽陸抗對境行人不絕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為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以祐且尔况湯武之師
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
是亦將家之事爾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
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
恃也予其為子往規之于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
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有夏之
民叨憤日欽剝割爰邑尹既反而復往為之酒保思
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為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

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伐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為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鳴條而後誓。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志協而尚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天取之。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于間哉。因民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鯀人之兵。五伯不

為。而謂湯為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于書亦多罔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之會盟津。為卜諸侯伐商之心。既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岳為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繇妄度。嗟矣。天下之妄說。巨勝窮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社。不用命戮于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而乃不詳其為啟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為桀

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

夫出不意則桀不得出戰于鳴條矣地西北高而
陟在亳之西故曰外呂春秋云湯與伊尹盟滅夏
復往觀曠夏聽于末嬉末嬉曰昔天夢兩日相為
聞西方日勝東日不勝尹以告湯商涸旱猶發師
以信伊尹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外紀亦云
亦景毫之命湯自把鉞費昌為御而伐桀令師從東
方出于國西以進王荊公乃以陟為山謂升高而

戰非地利以人和也夫恃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
地豈人情也哉頽達更謂湯嘗為臣慚而且懼故
出其不意武王久不事紂故顯然致罰尤妄

出是不意為王人不容於湯然其謀亦未
此意入昔山海經夏禹治湯嘗無日無月且
海非此保心入味也夫許人亦非此保心入

湯遜解 下隨務光口許
孫在四嶽中

莊子曰湯伐桀因卞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
乃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卞隨隨投桐水又遜於光
光投盧水而死亦詳呂氏離俗覽云紀佗聞之恐其
隨投潁水光投募水紀佗聞之恐其
及已帥弟子陵于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陪于
河故列僊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
也湯得天下遜之于光光遂石而自沉盧水狄商時
人鵠冠
子云申屠易以世溷濁負石投河故墨子有申屠投
河河伯分派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為黃帝時而韓嬰

各史 卷之六 四十三

張賓王曰
升降之事

劉向以為崔嘉謀之狄稱子
齊洩治以對大率難信矣
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
應順天人極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
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
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啓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
以為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為口實云爾。然則湯之
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唯不以應順天人而自
是。此仲連之所由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
之憂媿不已。而有害惟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

其君天其
臣不慚也
斬以勵後
世之為人
臣也。不慚
以危後世
之為人君
也。

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
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卞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
有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
周稱之。且以為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
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比人無擇。若石戶
之農。又有孤不偕者。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茲
蓋戰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唯有所
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

各史

發軍卷之六

四十四

疑於下務。而以許繇之事為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
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
下。後世之標則久矣。其非一日也。豈唯其子之不肖
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
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嶽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曰
嶽之祚也。說者又奚必為異。而以堯之禪為虛哉。昭羅

文云。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嗣天下者必誠
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陶虞氏為聖人。而朱均為
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肖否不在朱均
在陶虞。用朱均于不肖也。陶虞將推大器于公也。胡

以不肖名而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戒而家。子不自戒
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肖否也。朱均蒙不肖名于後
世也。許繇之迹蓋甚章著。非寓言者。呂雖然事有大
正獻云。許繇不可謂無其人。蓋有見也。感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
人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于子。欲加惡名于子也。光
耻之。遂投清冷之淵。其左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
姑制為之名邪。湯無是也。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
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之腹而度之
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習先也。荀子作牟光。
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為上卿。先投于河。韓子亦云
投于河。而仙傳以為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父謚

又以為黃帝時人其不一如此。廬水在右北平。桐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冷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人所無擇。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為桀遜湯之王位。說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址。湯欲比迹堯舜。乃制夏人為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隨氏以唐王為相國。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為魏晉繁文。却之不受。斯可尚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于隨。則繇未免末世之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為可言歟。

小人勿用

易何為而作乎。為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為而作乎。為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辟。惑于聰察。往往問君子于小人。致其舞手蹈足于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遮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小人。徃徃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于人也。如

張侗初曰。惟其不得見。感溺。婢寵。有加。進而已。見為小人。中材亦知介。天達去矣。

下遜臭之
性能有幾
入

商飈素雨受其害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
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為患則莫之禦
也。小子學易。抑嘗即山澤之象而得聖人之寄矣。少
男少女。良兌之正也。而其費乃至子為妾為閹。寺
閹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為悅乎外。此
以二陰為阻乎內。陰幽險。彼其事正如此也。雖然上
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
善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軟媚爾。天下

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
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從之化。御
失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
之所繇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甚難知也。君
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
而難退。難進惟不苟合。易進惟巧迎合。苟合者人
之所嫌。而巧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疎。
易疎則責之。儻易親則待之。怒待之。怒則一遂足。以

鍾伯敬曰
名臣奏言
字有金石

益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為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能蔽纖芥之疎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蓋責之備者每不以為君子而待之怒者常不疑其小人二者既渾則順己者必親而恪正者必遠理勢然也苟簡以煇其身快暫而忘後悔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材之主常遠君子而近小人小人樂有為器迎而功速君子行其所無事業遠而道似疎是以喜功不好要之君常好任用小人而每至于速亂也君子有所

按孤攻韓
非說難作
狐男成駒
陰經作成

恤小人無所耻有恤故每有所恐不耻故無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希濶也伊摯夏危而興商美牙商屠以王武百里奚虞之亡虜而霸秦韓信楚之亡卒而成漢苟或袁紹之棄臣而彊魏燕之疆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辭晉此七君得之而七興彼七主去之而七喪何如是之憲憲也失度佚而有危伐狐攻專而驩兜放成駒權而三苗竄侯侈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折優旃

均字娛。

用而晉禰。寺貂任而齊危。惠曆委而宋亂。是數君者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禰。則又等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包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禰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繇興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繇亡也。故權德輿論西漢之亡。以張禹東漢訖錄。始胡廣而崔群。亦謂罷九齡而相林甫。

則開元之治亂已分矣。夫一賢制千里之命。而一佞亦足以亡國。君子小人之消長實為天下之盛休治亂之隨。迅逾響答。去任之際。渠可以不遴之邪。善本富鄭公之言曰。天子無職事。唯審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若唐德宗亦可謂昧已職矣。蕭陸姜湯毫釐之忤。負已彌天。而韓實之徒。每至以功自罪。是不亦以待小人之術待君子。而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乎。烏得不亂。君天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

而佚樂輒媚之是好邪。

路史絕筆

昔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同而有懃德。武王布車遷九
鼎于三巫及鹿丘。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刊書
于君道。則首以二典。于臣道。則始之兩謨。皆以若稽
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
禹。皋。益。稷之事。為可稽。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
曰。若。引。碎。李。九。陽。德。殿。賦。云。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李。
善。引。書。皆。作。粵。乃。古。書。也。若。稽。猶。曰。謹。按。云。爾。非。訓。
順。與。如。也。兩。謨。者。益。稷。合。于。皋。陶。謨。故。門。人。于。堯。曰。之。篇。上。記。帝。王。之。

各史

卷之六

五十一

所以得天下。在子一下言帝王所以為治之道。謹權量以

下於堯舜禹。則贊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已。湯

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于聖人之意者如是。此

則路史之所以為終也。且作會而民始叛。五典繇是

而薄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紀論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先曰

不錄。堯言禹。謨所記。乃帝舜命禹之言。湯告亦無成

湯萬方有罪。至以爾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互

為存去也。或以為嗚呼。聖人之心。其所以待天下者

亦深。而取以待後世亦厚矣。唐虞之時。為君者揖遜

乎其下。為臣者訥謨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

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殺焉。伊周固忠矣。然其事

則放焉。攝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為之。則忠且

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觀其迹。其能保其終無爭。

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

為湯武之君。以禹皋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

其為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

也。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為詩書始終之序。皆出偶然無意。至溫公作稽古錄。爰始伏羲而終孔子。遂以湯武干之。豈聖人之旨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之前。非台敢稽。

路史發揮跋

才學識史氏之三長。雖然才者衆所同。而識者不千一。於其不千一之中。而復得其高且遠者。安得不歛衽而敬歎哉。今夫一計而上。殘篇斷賦。稗官小說。與夫一言一句之可錄者。俱足以稱才。而荀楊龜董韓柳歐蘓之徒。其爲識猶有不至。則夫所謂三長。有魁屨之不侔者。自非幼而刻苦。博友求師。渴焉而不得。其說者。烏足以知之。予爲學四十年。於書蓋無所不

觀於文蓋無所不愛有觸於目必致其難其有按經
撫傳而終不得於予心者多矣如六經之始終性道
之淵源先賢論說千種百端固有終不得其說者矣
今觀羅氏路史與夫發揮之書稽疑發奧默然有契
於予心者又何多也詳其議論大抵皆必然有不可
變之議而不爲兩可之辭如詩書易春秋之所以始
終之說皇帝王之事業之所以因革之論皆超然卓
絕窮聖人之本心而前賢之不克究者噫一何識學

高遠之如是耶夫逃虛空者聞足音蛩然而喜挈竿
擊鼓求凶子者窮山越海而不之得一旦悠然而遇
之塗其爲悅可勝旣耶予非知長源者蓋以用心獨
苦嘗求之嘗不得矣而長源一旦先得戒心之所同
夫又安得而不敬歎哉道之所在亦何間於遠近之
與今古非先賢之學有不至特以理學高遠將智識
有所未詣耳理之所在固不可掩得路史者歛然觀
復冰釋理順死可以無憾矣彼泯泯紛紛好爲異論

者請試即而嘗之。吾知六簋八珍。有不足以諭其快
矣。幸勿囂囂矜其舉子之習。而胥動於誇毗可也。
淳熙九年長至日靜江憲屬魯大鼎書

路史發揮卷六終

